宋史

百一四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史四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乆弗葺霖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

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條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

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𦶜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録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

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
頗戣戣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
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
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
閣權發遣楊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跡塘水以
限戎馬開月河置鈎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

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楊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
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
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
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
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
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
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

宰相言與之乘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
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
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
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邉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
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
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
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
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
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
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

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

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来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将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皁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環堡突入黒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邉将不得

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

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撥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撥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隅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

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為言汚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恵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閒命亟拜即家治事

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寄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
軍畢集賊戰敗請降豨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
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
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
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
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
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
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

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将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登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

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屢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

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

尋試為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
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
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違事纖悉為盡
力丘壽雋代與之為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
咨夔亟請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
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
斥堠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
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
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
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

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令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餫饟為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

琉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
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李全必為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
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
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
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
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
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趙其
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
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

謂遂曰朝無親權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首用二曰自專三曰自

私四曰自固頹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
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
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
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
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
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官
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
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
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
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

倉鹽課及酋稅多取之激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饋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將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

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摯擬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為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

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
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為參謀
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
單薄乞鞫勘臧吏永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
宜加遏絶所言皆佞冑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
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徙
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為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
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
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
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下其疏討論

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奕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為天下愧之權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

安傳伯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争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况跡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瓚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

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為剴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

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臥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敘瀘俱棲夷壤董蠻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近安邊司夷酋王蘗浮樅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譏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頗以百口保之象祖赧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荊湖還亦曰僕頗亦百

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為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奬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

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

講義奏議襍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大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曽袞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寛宥之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廕授鉛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

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忷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殘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從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

居仁奏陛下鋭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其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

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税者恒累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

軍為之呼舞留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
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
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方
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
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
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
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敘復執
政難之居仁退跡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
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
鏜極論從窄之敝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

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
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逋負實
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
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
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
之道貴在執要令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
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
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
令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
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

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子行匃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

古海鮮界港為石磋冊徒境上畜泄以時以通漕運
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
聚部分迸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
橫申蠱毒之舊禁有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
凝遠勵己應物壹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
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
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
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己詔京師感動

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乞祠還里平生
不嘗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
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
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遂謚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
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
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
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
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
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

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出知溫州尋權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菑弭菑之道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為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為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為言官帝奬諭曰

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冝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䟽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吴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貴䟽留中不出貴松陽人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貴互按者明日貴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别邪正以息衆疑奏䟽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

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
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
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
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
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
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鴈
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
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
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勸令追服終喪以
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

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憲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

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史四百六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六　宋史四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杜範　楊簡 錢時附　張虙　呂午 子沆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爗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

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拖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

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

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将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

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
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
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
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
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
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
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
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
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
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

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
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
買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
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
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
褻罷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
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
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
誼毋以私情橈公法嚴制宫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
閫禁約閹宦不復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

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

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淅震恐復言

清之横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

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鬬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

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户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

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荊襄擾我淮壖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朘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

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讎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

之望於陛下者孫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閒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

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鈌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

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詳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庚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

政則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權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

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佀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

於職毋徙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
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
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
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
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
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
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
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
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
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

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顧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

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

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

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
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
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
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
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
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
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
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
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

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頓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

危急軍民将潰亂社稷将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昌
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
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
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
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
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
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之滌
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
心無考功郎官無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将作少監入

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鹺五百爲群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

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徒於簡為先世契出郊迎不
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
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
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
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
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
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
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
今天使手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

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争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

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蘄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

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脩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

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

宋史四百七

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孰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繹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閒守李鏞祠于學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

升名處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為浙東帥屬帥督新昌
舊逋虔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
當寬為之期使田里久饑之氓少還已耗之氣血尚
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
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
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
而咈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華之使祖宗之意常如
一日可也帝嘉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
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
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儲

峙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罷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郤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
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
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
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
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
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
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
丞轉對頗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
秘書郎預編寧宗會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
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

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襍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詭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決

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為
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為倡繼是
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
糴於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
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
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
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愎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
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
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
端平之語因數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

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為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無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力時忠恕之毋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

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
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
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
公牘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
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
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
柔勝勉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
牘則可有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
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
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為幕

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溫州天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無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亷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

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無監提轄封椿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為午黨京湖制

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葵交書獨吕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吕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説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䟽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

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家史
洽逐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
力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
院官至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
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
巖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
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
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
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

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
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
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
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
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
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
知全州未赴與仙都觀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
沆亟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
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

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史四百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

說祠周惇頤及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傚潭州釋
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
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
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
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
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彥吶議
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
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為軍器
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大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
賢之無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

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為之說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為遠臣之勸歷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衺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

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
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汝櫄汝梓也州縣不敢
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
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為
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彊之禍皆
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
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
恊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為君心之蠹外則子
弟寡謹為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召大
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

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
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
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吶年老智衰
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
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
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
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
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
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
至於治兵足食之方脩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

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為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為謀者數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撫司軍事入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関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

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勅之曾孫也以祖

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户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塲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冶鑄定額不求餘羡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将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

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
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
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
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頓力請
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彊貸
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地盤踞萬
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
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
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
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知

金壇縣親嬿更弋陽縣父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神
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
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
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
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
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
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罹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
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
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

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

又廬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濵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毛澤民置石磋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脩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

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鬬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措日待更不安

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肇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闥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歟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甽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煮塩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

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扶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樁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餽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

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鑿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讞讕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冤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躐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

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尢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鑿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勩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獨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接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爲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頃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樍宫之資俻增焉綱謂負殿之責

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弊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為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鋭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

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
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論事
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
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録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
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
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
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
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
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

計字四百令四个

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将躐躋殘嚴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将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

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壓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其人

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
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
久棄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
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
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
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
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
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擿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
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
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諭豈祖宗

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懽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

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
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
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没已
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
讐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
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
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甘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
之故耶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
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
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

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幾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稾數十卷藏于家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為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奏霆專一教閱

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亶辟
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
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
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
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
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發平居則
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敝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
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
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
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

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
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
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
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
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
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
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
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
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
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為掎角之助大帥

薦之召試為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
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
惠養之未加将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
裕而楮劵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
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
曹一選乃三十年冒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
刺不徇公徵官易以迕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
於囊槖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
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餧虎夫以規撫之
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

李俊寫

上聽其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頗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大十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壽春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班諸使交薦之比兵至浮光其民奔逭相屬于道朝論以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

錢十萬勞其軍霆以召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為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illegible]邦傑聚衆三千人為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運之境內

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户且危門户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

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史四百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特進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郪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守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産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

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
錢以糴且寬榷酤民以爲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
水潦洊饑貧民競趣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毋憂女第持錢
往常所糴家以俟廼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
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
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
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
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迫促諸郡
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軍用
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

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榷也乃上制置使鄭損彊愎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况又隆興間得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榷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蠲重賦差知叙州

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緜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劒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其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柰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衷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

軍威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衆悅而去

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茺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爲恭敬要索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爲國一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也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

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綿定子爲築棣鄂堂飲酒賦詩爲樂一時以爲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

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旣對人爲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爲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因上䟽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沔州上䟽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

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内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脩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尋兼

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上進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講

矣宜速返李郃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
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
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固辭提舉洞霄宮因請
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
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
保定子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
教化為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
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穆之子也少從
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

四百十一

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

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没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

才並相由是迕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蓄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

諫憲之臣交䟽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䟽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

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文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讒而使傳幾搖妖孽外逼而魁邪窃主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群臣厖襍宮禁奇衺贖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

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群憸悚懼或泣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為郡雖豐歲猶仰它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還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倚勢厲民跡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

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贓吏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塈者同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諫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南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刼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

賕而左右之衛老進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群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衛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衛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衛老婿吳自性與衛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祕閣

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迕旨諸臣遏絶衺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絶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怍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譏諷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

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
袞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
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
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
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
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
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
史册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爲之罷董
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秘書監丁大全入相
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

居作

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黥配廣州指資免
行至是爲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
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轢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
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
點刑獄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擧常
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
録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
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爲災
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
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

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際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録綱目帝善之

大元軍下襄陽斯得䟽論言事最為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䟽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

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脩敕令及經武要略

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斯得言贈卹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賞適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秉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

宋文英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刋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爲雷雨壞神主遷御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均濟而勿勸糶忠恕

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
所見寖異以言去主管沖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召爲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爲戶部郎官
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
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
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
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
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
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
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

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雲東淮狂悖洊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權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

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

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隤家聲及是曩曰忠獻有後矣眞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還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剸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

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為緩之果得賊太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迕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遜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榷貨務門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

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撓聞以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
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
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
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
城等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
也而賈實禍僕竊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
葵出議贖淮陰二城為功洎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
者六萬璘在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 知晉陵縣
隣州田訟至有泣愬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韡
留守建康辟為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

臺吏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詰闗毋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毋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纔進至是獨召對緝熈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憸臣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

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賛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又請號召士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

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桄夫遣史寅午屬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韡遂力匄外踈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韡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韡揭榜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擞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寇作韡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韡言

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民非臣不敢撥本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為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１４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６２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６９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３６８４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4&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